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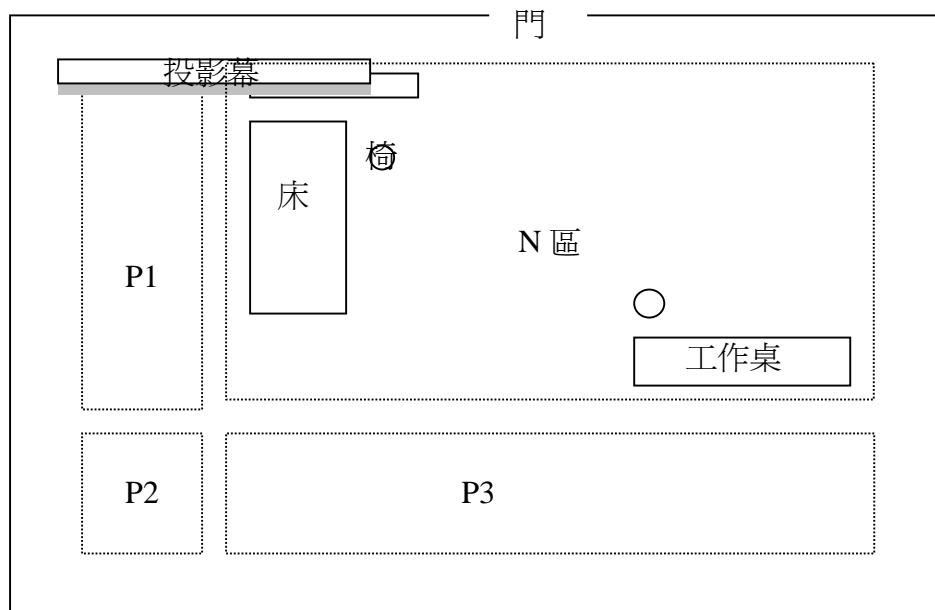
## Sleeping • Beauty

### 場景：

中央偏左的後方有一張病床，床上有蓋子，有點像太空艙，是遮蓋全身的，臉部可掀開，蓋子四周有許多管線連接到各式儀器和天花板上，有一點像臍帶的感覺，維生系統的機器和儀器的嗶嗶聲、規律閃動的燈光，是狀況正常的證明。

病床旁有椅子，床後有櫃子，門開在櫃子的右邊，右方有一張大工作桌，桌旁有椅子，桌上有雜物，舞台左側偏後（P1）、左前（P2）及前方（P3）各有一道長方形的光區，可連接成九十度角的寬走道。

有一投影幕在左舞台後方，需可投出等身大或略大之影像，可投影放入掃瞄的影像，或回憶的相關部分，用以輔助多半時候是無實物動作的演員們。



## 人物：

老醫生：70 歲，神乎其技的整型技巧，只對實驗熱中，其他瑣事幾乎都叫他的  
小助理去辦。

小助理：27 歲，跟著老醫生 5 年了，十分受信任，雖然經常會犯點小錯，但都  
不是故意的。對於感情的事不大有經驗。

心理醫生：41 歲，對人類的精神世界有一套自己的信念和假說，因為與醫院主  
流不合，故投身私人醫療機構，雖然是心理醫生，但自己和別人都認為自  
己比較像藝術家。

小助手：26 歲，細心負責，有一點孩子氣，當心理醫師的助手四年。站在心理  
醫師這一邊，和小助理在大學就認識了，喜歡他是六年前開始的事。

爸爸：57 歲，個性認真固執的小經銷商，話不多，因為個性，生意作得不十分  
順利。

媽媽：55 歲，溫柔、敏感的家庭主婦。

女孩（植物人）：32 歲，七年前變成植物人。溫柔、敏感，善良，喜歡寫日記。

雙胞胎妹妹：32 歲，敏感、較為急躁，和姊姊相較之下較為自卑、好強。

未婚夫：33 歲，不知該選姊妹哪一人，猶豫不定的個性，沒特色的一個人。

偵探：37 歲，急躁、有一點脫線，但不凸槌時辦事能力還是很強，單身，只有  
單戀的經驗。

## 序場 - 手術後

(從觀眾進場前即開始進行，正式開演後才說台詞。)

(場上只有病床、管線和儀器，其他家具尚未出現。病床前有一片薄可透光的塑膠半透明手術簾阻擋觀眾視線。)

(場上籠罩著暗而奇異的光線，似乎從床上發出，將執行手術的人的身影和女孩的身影照在簾子上；儀器的閃光規律的閃動。)

(呼吸、心跳聲、儀器的雜音及嘩嘩聲混成的音樂襯底。)

(手術沈默地進行著，我們可以隱約看到手術的動作。正式開演時手術接近尾聲，手術結束、小助理收拾。)

小助理：手術成功了嗎？

老醫生：……還不知道。

小助理：這一次手術時間好長，希望成功就好了。

老醫生：很難說。……一切都很難說。

小助理：(小助理收拾完畢)我收拾好了。走嗎？

老醫生：蓋子蓋起來。你還是一樣粗心。

小助理：喔對！真糟糕。(將病床的罩子蓋上)

老醫生：儀器呢？

小助理：(檢查)都開好了。

老醫生：走吧。

(小助理拉開簾子，讓老醫生先走，小助理才回頭拿東西跟上)

小助理：什麼時候可以看呢？

老醫生：可以看的時候會讓你看的。走吧。

(兩人出門)

(音樂漸大聲)

(床艙發出奇異的光，隨著音樂一明一滅，由暗至亮至暗，收掉。)

(音樂收)

## 第一場 觀察期一 - 偷看

(音效聲進，人工呼吸器(極深、極慢，速度比沈睡還慢些)、儀器嗶嗶聲)

(燈光依呼吸器節奏微弱亮起暗下，重複進行。)

(工作人員依次序(有時人多，有時人少)安靜地、慢慢地陸續搬其餘家具及紙箱上，佈置成一個月後的場景，許多紙箱散亂地擺在地上。)

(佈置結束，工作人員退場，場上空台數秒)

小助理：(門外聲音入)到底搬完了沒有啊？(抱著一箱資料上)

(實驗室燈亮，明亮的白光)

小助手：(門外)你很沒用欸，才搬幾箱就要這樣唉唉叫。

小助理：喂！你這是和學長講話的態度嗎？

小助手：(門外)幫可愛的學妹一點點忙而已嘛～「學長」這樣小氣不好喔！

小助理：小氣？我有說不幫你的忙了嗎？

小助手：(門外)那就先謝謝「學長」囉！

小助理：……到底還有多少啊？

小助手：(門外、笑)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探頭)我再用推車去載，你到電梯這邊來喔！

小助理：好啦！

小助手：(探頭)學長～

小助理：幹嘛？

小助手：今天有沒有可愛？

小助理：（笑）很三八耶！

小助手：（作鬼臉）電梯那邊喔！

小助理：知道啦！

（小助理將腳邊的箱子向牆邊靠，喘口氣，笑了一下，聳肩，走出門外）

（老醫生上，仔細地檢查儀器、記錄數字，戴手套打開蓋子伸手進去碰觸，在以下的對話中重複進行這一類的檢查與紀錄動作）

（小助理折回）

小助理：……手套…手套？……教授！

老醫生：嗯？

小助理：您什麼時候來的？

老醫生：剛剛。

小助理：今天不是要去開會嗎？

老醫生：我不想去。

小助理：可以嗎？

（老醫生不答）

小助理：這樣不好吧？

老醫生：太浪費時間了。

小助理：他們不是會派人來接您嗎？

老醫生：唉。……那麼久的飛機。

小助理：幾天就回來了嘛，我會好好照管實驗室的。

老醫生：實驗室……三號實驗室注意細胞凋亡的數據，還有組織培養的老鼠…

小助理：放心，全記下來了。行李就是我收的那些，已經放在一樓了……還有沒有什麼要帶的？

老醫生：我沒看，你收好就好。

小助理：那.....這個呢？

老醫生：不要亂動，有任何異常就 call 我.....還有，不要偷看。

小助理：還是不能看嗎？都一個多月了。

老醫生：我說了，等你跟我一樣老再看吧。

小助理：我以為.....那是開玩笑的。

老醫生：我從來不開玩笑。

小助理：.....嗯。

小助手：（探頭）學長...啊，教授！...警衛室問說是不是有找教授的人？

小助理：有、有。老師您趕快去吧，不然趕不上飛機了。（一邊將老醫生推出門）

老醫生：應該把你的臉弄得和我一樣.....這樣就省事了。.....你剛說行李在哪兒？

小助理：一樓！

老醫生：（向小助手）盯著點，叫他不要亂弄！

小助理：我不會啦！

老醫生：我說他們家那個心理醫師！

小助手：（忍住笑）是，教授！

（三人出）

（小助理、小助手兩人回，一邊收拾東西、把外面的紙箱一邊傳進來）

小助手：老醫生還是那麼討厭開會。好重.....幫我一下。

小助理：還有坐飛機。.....順序怎麼排？

小助手：.....箱子上的編號，按順序排過來。他一定很不放心呂醫師。

小助理：.....誰叫他上一次作的什麼瀕死體驗實驗那麼恐怖？都做一些奇怪的  
的.....那根本就是靈異研究嘛。

小助手：不要說我們家醫師壞話啦，他很厲害的。15...16 到哪裡去了？

小助理：這邊。.....還說？再上一次降靈實驗被嚇到昏倒的人是誰？（戲謔地敲

著桌子) 一下「是」, 兩下「不是」.....

小助手: 不要說了啦!! 我不要再想起來!.....每次提、每次提.....才昏倒一次就  
這樣.....

小助理: 我是在幫妳訓練免疫力 OK? 不然妳昏倒我會搬得很辛苦。

小助手: (幸福但小聲的) 可是你不是很擔心嗎? 臉都白了.....

小助理: (沒聽清楚) 嘎?

小助手: (笑) 沒事啦~ 學長, 我們下次再一起去上次那家店好不好?

小助理: (得意) 就知道妳會喜歡。我找好久咧!

(小助手聽到他找很久, 害羞又幸福地笑了, 但小助理正低頭整理箱子, 沒有看到。)

小助手: 學長.....我想.....我想我們.....

小助理: 怎樣?

小助手: (終究還是講不出來, 硬轉) 這一箱是 6 還是 9?

小助理: 自己寫的還認不得? 哪, 另一箱在這裡.....我說, 你們呂醫師也太異想  
天開了。

小助手: 可是你不覺得科學的確在人類的精神層面上很無能嗎?.....我記得 6  
比 9 輕, 拿去。

小助理: 也許吧, 但是那不是我的研究領域。.....對了, 他這一次爲什麼又要跟  
我們合作啊? 幫植物人「降靈」嗎?

小助手: 不要提那個啦!

小助理: 好好, 不提。那這一次他又有什麼新想法?.....這麼多箱子乒鈴鏗鏘的  
裝的是什麼啊?

小助手: 小心喔! 壞掉就麻煩了.....裡面裝的都是回憶.....這一次的實驗, 用最  
簡單的話說, 就是要讓植物人清醒過來。

(小助理不以爲然的神情)

小助手: 不相信就算了。

小助理：我什麼話都沒說喔！……沒了吧？

小助手：哼。……你看過她了嗎？

小助理：沒有。檢查什麼的再簡單都是他親自做，就是不讓我看。

小助手：爲什麼？

小助理：說是爲了我好……他說要我到他那個年紀才可以看。

小助手：嘻嘻，我一直以爲老醫生是不開玩笑的。

小助理：……他是認真的。

小助手：……到底爲什麼不讓你看？

小助理：不知道，教授他沒說。

小助手：好想看喔。應該很美吧？老醫師的整型技術那麼棒，連我都想整型了說。

小助理：妳不用整了啦……

小助手：已經很可愛了哦？

小助理：（被猜中，有點不好意思，硬轉）才沒呢，是怎麼整都沒用啦！

小助手：討厭！（嘟嘴）

小助理：老醫師這麼久沒動刀，技術還是一流。開刀的時候我的眼睛都不敢眨，速度快得不得了。不過這一次的重點不是在整型，而是各個部位對新培植細胞植入的反應。

小助手：你好像有說過，但是我聽不懂。

（小助手正要說話，場上兩人定格，燈漸暗。老醫生入 P2，spotlight 進，背景投影幕進相關動畫）

老醫師：人由細胞組成，細胞一直更新，舊的死去、新的再生，它們接受基因的訊號生長，就像按著一張看不見的藍圖施工，讓該組成肌肉的細胞不會組成骨骼、該組成骨骼的細胞不會組成肌肉，我們就這樣依照基因的「藍圖」長成現在的、注定好的樣子。……現在的整型手術能做什麼？只不過縫縫補補、割割填填罷了。外物植入？填充？……後遺症太多。自己的細胞也不能總是按心意去擺佈，還是一樣要東挖西塞的……爲什麼我們不是從



「藍圖」著手？對尚未分化的細胞加以偽造的「訊號」刺激，它就會自己成長為新的軟骨、脂肪……，移植……一種暫時性的……基因的解讀……永久性的…修改……病毒……接下來……身體…新藍圖……新陳代謝…

（老醫師聲音漸小，燈隨之漸暗，退場。場上燈回亮。）

小助理：（從定格中回神）嗯，真的很難跟妳解釋清楚。總之如果實驗成功，一個人後天也可以重生一遍，像黏土一樣愛加哪兒加哪兒，一點副作用都沒有。

小助手：好厲害，那以後不就沒有醜的人了？

小助理：還早哩！你不知道嗎？要製作一個完整具有功能的器官，是現在還作不到的事情，就算這個技術用在整型上，光做一種細胞也還是很麻煩。本來在動物身上都控制得好好的，一到人身上，為了解決排斥的問題，抵抗力就變得超差的，像這個實驗體也是，一離開維生系統就會掛掉。但是如果它能撐過兩個月的觀察期，就很有可能變成史上第一個使用新培植細胞整型成功的例子。

小助手：喔……那……要是成功的話，你就是下一個囉？

小助理：為什麼？我又沒有要整型！

小助手：老醫生會把你整成他的樣子，叫你去幫他開會！

小助理：他是……開玩笑的。

小助手：真的嗎？

小助理：……喂！！

（小助手模仿老醫生，兩人笑鬧）

小助手：我好想看喔！

小助理：你說我變成老醫生的樣子嗎？

小助手：哈，不是啦！我是說「她」。

小助理：……不行吧？！

小助手：可是反正我待會兒要在她頭上貼電極片，還不是會看到？倒是你不趁現在偷看就看不到了。

小助理：誰會偷看哪！

小助手：那你就不要偷看！（故意一字一字說）啊！我·要·去·拿·電·腦，要·離·開·一·下·喔！

小助理：做作！誰要看啊？

（小助手做鬼臉，蹦跳下）

（小助手一離開，小助理就忍不住要偷看，還先檢查小助手是不是有偷看。）

（小助理打開艙蓋，燈光切換，奇異的光線和音樂湧出）

（艙蓋還原位置，燈光還原，小助理還傻站在當地）

（小助手回，手裡提著筆記型電腦）

小助手：怎麼樣？有沒有……（看見小助理的傻樣）你偷看了！！

（小助理說不出話，比了一個手勢要她去看，小助手將筆記型電腦放在桌上後探頭去看）

（小助理掀開蓋子，什麼事都沒發生）

小助手：好漂亮喔！我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人吶～你有看過嗎？好像童話裡的睡美人一樣。

（轉頭看小助理，小助理不答話，一直盯著維生系統內的美女看）

小助手：喂～喂！（在小助理眼前晃手，小助理視而不見，小助手氣得關上蓋子，小助理才回神，但仍然在一個異常狀態中）

小助理：爲什麼關起來？

小助手：不關起來說什麼你都沒反應的！

小助理：你不覺得……她……很美嗎？

小助手：可是你也不能這樣看傻眼啊！很拙耶！

小助理：怎麼可能有這麼……這麼美麗的人？

小助手：對啦！可惜是一個被「整型」的「植物人」！

小助理：你不可以這樣說她！

小助手：爲什麼？我哪一個字說錯了？

小助理：.....反正你不可以這樣說她！

小助手：你.....你好奇奇怪喔...學長...你怎麼了？

小助理：我找不到詞來形容她有多美（語塞）.....她的.....（語塞）不，我覺得...

（語塞，放棄）她的美麗根本是言語沒有辦法形容的。

小助手：學長！

小助理：我想要再看看她。（向病床走去）

小助手：（拉住小助理）學長！.....不好玩啦.....你不要嚇我，現在還沒到晚上.....

小助理：我要看她。

小助手：學長.....你不要這樣嘛！她是假的啦！她不長這樣的，你不記得嗎？

我、我拿她的照片給你看！（放開小助理，去箱子裡拿照片）她長這樣的，你看！

（小助理沒有看照片，想要打開蓋子，突然又住手）

小助理：會感染.....對，不能這樣。.....但是兩個月，兩個月妳就可以出來了.....

這兩個月我會好好照顧妳.....然後我們一定可以.....。

（小助手驚惶欲泣，不知道該怎麼辦，在箱子裡面無謂地翻找著，最後整個箱子拿起來砸小助理）

小助手：你不要看別的女生啦！！

（小助理被砸，才因疼痛從恍惚中回神）

小助理：痛、痛痛.....妳說什麼？

小助手：我說、你不要～（語塞，硬轉）.....嚇人家啦.....

小助理：好奇怪，剛剛看到她的時候，腦袋就「轟」地一聲，完全變成空白的.....

現在這裡還一直跳.....妳摸摸看？（抓小助手的手摸自己心臟）

小助手：（嚇一跳，急忙將手抽回）沒.....沒事！.....我是想說.....（語塞，放

棄) 沒事啦!.....學長?

(小助理早就又轉回頭凝望著床艙,小助理看著他,想要再叫又不敢,兩人就這樣站著)

(燈暗)

(小助理、小助手下)

(手機聲響起、儀器不正常波動)

(燈光進,為一半亮度,同時床艙下有一人鑽出)

偵探:喂?對、是我。.....不是叫你們不要隨便打電話來嗎?有消息我會通知你們嘛!.....很快、很快啦!你們要有耐心!.....我在找啊!你以為我在床下玩嗎?.....你問我為什麼在床下?...因為這個房間裡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躲啊!.....我沒有耍你,不要以為偵探都像電視裡演的那樣好嗎?.....不要急啦!反正你們的女兒是植物人也不會跑掉對不對?植物嘛~哈哈!.....喂?.....看!(「幹」的欲蓋彌彰版)掛我電話,一點幽默感都沒有。都不知道偵探的辛苦。(在房間走來走去)我想吼,應該就是這一間啦!潛進來找兩天什麼收穫都沒有、標本、老鼠、猴子,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在打開的箱子中翻找、比對)王羽縉...應該是這個人沒錯。哈,我真的太適合做這行。.....現在去確定本人。(走向床艙)這咩按那開?(亂掀,床艙打開)

(燈光切換,奇異的光線和音樂湧出)

(艙蓋還原位置,燈光還原,偵探還傻站在當地)

(偵探深吸了幾口氣,還是講不出話來)

偵探:.....看!.....那會變嘎這呢水?.....

(燈暗)

## 第二場 記憶之線一 - 十歲的生日卡片（賣女一）

（小助理入，把手放在床艙上、發呆）

（小助手急入，看見小助理又在發呆，神情黯然）

小助手：學長.....學長...工作了，我要貼電極片了。

小助理：（猛回神）喔。好。

（小助手開始熟練地將舊的電極片取下，在要貼的部位上清潔，貼上新的電極片，共十六片。小助理在一旁觀看）

小助理：你輕一點.....貼歪了.....不要撕得那麼用力.....唉，我來吧！

小助手：我自己來就好了。

小助理：我來幫你忙啊！

小助手：（無言地看了小助理一眼）.....那...謝謝學長。

（小助理小心翼翼地貼著電極片，小助手在旁邊看著）

小助理：.....你說得真好。

小助手：呃？我沒說話啊？

小助理：昨天你說她像睡美人，說得真好。...你看她這樣就好像睡著一樣。

小助手：真不像植物人，這麼漂亮。

小助理：對啊，她剛來的時候好瘦，手術完才變成這樣的。

小助手：我那個時候也有看到過她，我對她媽媽很有印象，她媽媽很細心地在幫她剪指甲，還一邊輕聲地和她說話，我看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小助理：不知道她是不是和睡美人一樣，如果被吻就會張開眼睛醒過來？

小助手：睡美人？不可能的啦.....那只是童話故事不是嗎？

小助理：（出神地，像是進入了童話情境）.....王子一看到睡美人就愛上她了。

她的手放在胸口.....她的頭髮，美麗的臉.....長長的睫毛，好像下一秒就會張開眼睛.....王子的...眼睛.....最後停在她紅潤的嘴唇上.....

小助手：（急拉小助理一把）那只是個童話！……她的臉不是你和老醫生一起動的手術嗎？…還有王子……王子又在哪裡呢？

小助理：王子…對……抱歉……我…大概是昨晚沒睡好，我去洗把臉……

（小助理出，小助手悲傷地望著他）

小助手：爲什麼根本就不認識那個人，卻可以說什麼一見鍾情呢？……笨蛋王子。

（小助手繼續貼電極片的工作，一邊掉眼淚）

小助手：……笨蛋王子到底愛上人家什麼地方呢？……你知道嗎？在最原版的故事裡，王子沒有親她的嘴喔！王子直接就做了不該做的事，然後一個版本說生小孩的痛讓她醒過來，一個版本說，直到吸奶的孩子咬痛了她，她才從沈睡中醒來……所以睡美人是一個……一點都不美麗的故事。……我唯一喜歡這個故事的地方是大家都睡著的那一段：（像在說故事一樣）仙女說，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如果只剩下她一個人，不是太可憐了嗎？於是仙女施展魔法，讓國王睡著了、讓皇后也睡著了，然後士兵、僕人、廚師、廚房裡的鴨子、通通都睡著了，連吹過皇宮的微風和火爐裡燃燒的火也睡著了。只有城堡外面的荊棘沒有睡著，密密麻麻地封鎖了通往城堡的路，守護著沈睡的所有人……（停頓，回神）……爲什麼那個不理會自己的頭髮亂了，也要先幫妳梳理的媽媽……會把妳賣到這裡來呢？……（停頓，回神）……糟糕，我也得去洗臉了，臉上亂七八糟的。……妳放心，我不會把這個版本跟笨蛋王子講的，免得他亂來。

（小助手貼好電極片，將艙蓋蓋上，從門出）

（偵探從床下鑽出）

偵探：我剛剛睡著了吼，都是因爲有人講故事的關係，我對這一種的，很沒有辦法啦！只是吼，爲什麼這個睡美人跟我小時候聽的好像不一樣啊？這個……好像比較色呢！不過要是說到王子吼，我個人覺得我比那個小癩三素和啞！……我們要試哪一種呢？……先來親親看好了。（掀開艙蓋、欲

親)

(手機鈴聲大作)

(儀器指針亂動)

偵探：挖咧！看！……看！到哪裡去了啦……喂！找誰人？……我不是送瓦斯的  
啦！！看咧好死……要是害你爸給人發現，我送瓦斯桶跟火柴去你家啦！

(手機鈴聲大作) 看！這支大哥大鈴聲怎麼都關不掉啊？什麼最新的手  
機，手冊跟字典一樣厚，誰知道怎麼弄……逼我拆電池喔！

(心理醫生入，背對著他的偵探沒發現)

偵探：怎麼撬不開？要用起子啊？

心理醫生：先生？

偵探：看！！！！你走路沒聲吼！會給人驚死！

心理醫生：對...對不起！

偵探：沒關係啦……啊看……

心理醫生：先生請問你是誰啊？

偵探：我？我？……我、我是吼……我是「送瓦斯」的啦！

心理醫生：……哦？那你...

偵探：你有沒有起子啊？

心理醫生：起子……好像在樓上耶。

偵探：去拿！

心理醫生：可是...你……

偵探：去！！！！

心理醫生：喔好……

(心理醫生驚嚇，奪門而出)

偵探：看！……好哩嘎在這呢好騙……緊躲回去！！

(偵探鑽回床下)

(手機響)

偵探：看！跟你說我不是送瓦斯的啦！賣勾打啦！……給你拔、拔不掉……（摔，沒聲音了）好啦，最新功能，用摔的關機。

（過了一會兒，心理醫生、小助理、小助手入，小助理、小助手的精神都好些了，小助手將筆記型電腦的線和掃描器等物裝起，開機）

心理醫生：真的有啊！

小助理：好好～

心理醫生：你們都不相信我！

小助手：……可是這裡怎麼會有送瓦斯的呢？

心理醫生：我怎麼知道？

小助理：你上次還說看到一個西班牙海盜坐在馬桶上不是嗎？

心理醫生：船・長。

小助理：好好～船・長，西班牙海盜船的船長。

心理醫生：上次降靈會的時候我一直想要叫他來，可是他都不回應我的召喚。

小助理：可能出海去了吧？…下次應該要試試看召喚那個送瓦斯的，時代近一點可能比較容易成功。

小助手：醫生，我這裡好囉！

心理醫生：好好、太好了。那……我們今天從哪裡開始呢？

小助手：上次做到九歲的樣子。

心理醫生：那……今天從十歲繼續好了。

小助手：OK！（將 10 號箱子拿過來，翻找著）……照片比九歲多耶，哪一張先？這一張？

（心理醫生瞄一眼，點頭，接過小助手手上的照片，放入掃描器中，螢幕打出王女十歲的樣子，和媽媽的合照，心理醫生看著電腦螢幕，小助手檢查儀器，小助理看著他們工作）

心理醫生：好像無效，換一張。

（小助手翻看著手上的照片）



小助手：這張？

（心理醫生接過小助手手上的照片，放入掃描器中，螢幕打出王女十歲的樣子，放風箏的照片，心理醫生看著電腦螢幕，小助手檢查儀器）

心理醫生：不行。

（小助手再遞照片，重複以上過程）

小助理：你們在幹嘛？

心理醫生：尋找對的連結。（以手勢要小助手自行挑照片放入測試，螢幕出現一張一張照片，約 15-20 秒一張，自己起身走動，檢查接線和翻動箱子）

小助理：用照片？

心理醫生：（問小助理）你十歲的時候記得哪些事情？

小助理：十歲？四年級嗎？.....學校的事。我們換了導師，我字寫得很醜常被罵。

心理醫生：還有呢？

小助理：班上班長寫字最好看，她是我第一個喜歡的女生，我會去拉她的辮子。

心理醫生：你好幼稚喔。

小助理：喂，我才小學四年級耶！

心理醫生：然後呢？你們之後還有見面嗎？

小助理：前兩個禮拜開的小學同學會才看到，那種感覺真是.....你問這麼多幹嘛？

心理醫生：好，就拿你的初戀當作例子，如果你現在躺在那裡...

小助理：我好好的幹嘛躺在那裡？

心理醫生：怎麼？躺著還要看風水啊？

小助理：不是！

心理醫生：好.....那如果你現在躺在那裡，如果我輸入了你和有辮子的班長的照片，就可以刺激你的「回憶」，你就會想起和那張照片有關的事情。如果回憶夠強烈又有持續性，就有可能變成一條「路」，把你帶回到現在來。

小助理：持續性？我們從小學畢業就沒見過面了，所以如果我沒有去開同學會的

話，就沒有持續性囉？

心理醫生：欸，也很難說，如果你一直忘不了你的初戀情人，每次談戀愛都會想起來的話，那它就有可能自動連上每一次失敗的經驗，喀、喀、喀、喀，把你帶回到現在來。

小助理：爲什麼我每次談戀愛都要失敗啊？

心理醫生：每次談戀愛都會想起初戀情人，哪有不失敗的？

小助手：（打斷）學校好像沒有特別的印象喔。

心理醫生：家裡的呢？

小助手：還好，比學校多些，我還在試。

小助理：你們怎麼知道她「沒有印象」？

心理醫生：靠感應啊！把視覺資料化爲類神經訊號刺激腦內的松果體，松果體是古書裡面所謂的「天眼」，依照我的理論，這個時候，你自己過來看腦電流的掃描圖...我自己改造的，會對特殊周波起反應。

（小助理、心理醫生走過去看電腦螢幕）

小助理：不可能！

心理醫生：可能，什麼事都有可能。

小助理：腦死的人怎麼可能有電流反應？

心理醫生：方法對了就有反應囉。

小助手：要是這個實驗成果發表出去，所有的醫學教科書都要改寫了。

心理醫生：如果成功的話.....

小助理：好像更活躍了.....

心理醫生：不夠、還是不夠啊！你看這個數值，才 25，這根本什麼都不是！30 以下都是印象模糊，50 以上才是清晰，七十五以上才有我要的強度，從外在刺激轉化成內在自發的電流連結，至少要七十五以上才夠！

小助理：我還是沒辦法相信.....可是.....

小助手：你看，大腦的反應區和正常人都一樣吧？憤怒、快樂、悲傷.....反應區

都一樣，只是數值不同。……這張照片的她還是快樂的。

心理醫生：（聲音感性）我一直相信，這些沈睡的人們一定還在他們腦中的某個地方，不是什麼醫學上的「腦死」，而像是睡在一隻漂流的小舟上，迷失在萬千思緒的回憶之洋中……這些以特定方式流動的回憶，將會像是「月光織起的蛛絲一般」，為小舟指引出該回來的方向，屆時，沈睡的人們也將甦醒過來。……我的靈感來自於那些「奇蹟甦醒」的案例，沈睡五年、十年的植物人，可以因為親人鏗而不捨的呼喚而醒來，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如果關鍵是在「呼喚」，那究竟是什麼呼喚可以讓他醒來？我想要在這裡實驗出來。

小助手：這個女孩子，是我們能夠找到最有可能的實驗品了，她一直被細心地照顧著，腦細胞的損傷也很小，更重要的是，她的回憶材料最多，（拿起手邊的日記）一個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寫日記的女孩。

小助理：（搖頭）這……實在……

心理醫生：實際做看看你就知道了。（把 10 號箱子拿到小助理面前）來，抽一樣東西出來。

小助理：我？

心理醫生：沒錯，我一直覺得你很有這方面的天分，來，快快，憑直覺。

（小助理抽出來一張畫，上面是小孩的彩色筆畫，一個很大的生日蛋糕上插了十支蠟燭，上面寫「王羽縉、王羽瑄十歲」，兩個名字字跡不同）

心理醫生：生日的話……是快樂的事吧？……不知道她還記得多少？

小助手：不是快樂…（儀器嗶嗶叫）…醫生！有反應了……這一次 45、50……51

心理醫生：你真棒！（激動地把小助理抓起來又親又搖）手氣真好！ 53……還在上升！

（場上燈轉暗，奇異的光線從床上射出，女從床後走出，迷惑地看著四周，她是女的記憶，所以長相依然平凡）

（媽媽、妹妹在 P1 燈區位置做動作、說話，無實物，當時的媽媽是 33 歲，妹妹

十歲，媽媽在煮湯，妹妹纏著她在撒嬌，兩人都很開心)

媽媽：會打翻啦，廚房不要這樣跑跑跳跳的！

妹妹：可是畫好啦！你看嘛！蠟燭是我畫的！

女：(迷惑中似乎想起什麼，向 P1 區走了幾步，逐漸進入了十歲生日當天的她)

蠟燭.....媽媽...王羽瑄妳胡說！蠟燭是我畫的！

(以下為多重時空，P1 燈區亮)

P1 (時間是女的十歲生日)	P3 (時間是半年前)
<p>妹妹：這一支是我畫的！</p> <p>女：其他都是我畫的！</p> <p>媽媽：好好！都畫得很棒！</p> <p>女：妳都沒有看！</p> <p>媽媽：有啊！媽媽知道我們家羽縉羽瑄最會畫畫了！</p> <p>妹妹：誰畫得比較棒？</p> <p>媽媽：都好棒，蛋糕好大，好想咬一口。</p> <p>女：爸爸要回來了嗎？</p> <p>媽媽：會呀，他會買蛋糕回來喔！</p> <p>妹妹：他今天幾點回來？</p> <p>媽媽：他說七點，快到了對不對？妳們先去洗手，等一下就開飯了。</p> <p>女、妹妹：好～～</p> <p>(女、妹妹左邊舞台下，媽媽繼續做著菜，燈收至一半亮度)</p>	<p>(爸爸上場，在 P3 燈區，燈未亮，發呆)</p>

(P3 燈區亮，爸爸繼續呆站著，蒼老、疲累的樣子，老醫生進)

老醫生：考慮好了嗎？

(爸爸點頭)

老醫生：那就在這份文件上簽名。

(爸爸接過厚厚一疊文件，隔一兩頁麻木而快速地簽署，沒有看文件)

老醫生：之前的住院費用一筆勾消，另外一百七十萬的條件是提供她的其他生活資訊，以及放棄之後對她的一切權利。

(爸爸的速度沒有變慢)

老醫生：請你看清楚文件再簽，簽下去她就不是你女兒了，到時不要又反悔.....

爸爸：簽好了。

(老醫生接過文件，檢查)

老醫生：沒問題了。這是支票。

(老醫生遞支票，爸爸發楞，沒有接，老醫生等了一會兒，最後把它塞在爸爸手上)

爸爸：.....你們.....什麼時候會接她走？

老醫生：很快。

(老醫生下，爸爸在原地發楞，半晌，拿出支票盯著看，逐漸加快地揉成一團，丟在地上，要走，又不能走，想要將

	<p>地上的支票撿起來，蹲下去就起不來了，搗著臉泣不成聲）</p> <p>爸爸：對不起，小縉，對不起……爸爸媽媽真的不行了……</p>
<p>（P1 亮）</p> <p>妹妹：媽媽～爸爸好慢喔！</p> <p>媽媽：真的耶！不然妳們打電話給他，叫他趕快回來好不好？</p> <p>女、妹妹：好～～</p> <p>（兩姊妹吵著要打電話，最後女拿到電話，背對著觀眾撥打）</p> <p>女：喂？爸爸嗎？……你猜我是誰？</p> <p>女：猜錯了啦！唉喲你每次都猜錯，我是羽縉！</p>	<p>（P3 燈區暗）</p> <p>（手機鈴聲）</p> <p>（P3 燈區亮起）</p> <p>（爸爸已經站起，拿著已攤平的支票發呆，響了半天他才認出是自己的手機，接起，是妹妹羽瑄打來的。）</p> <p>爸爸：羽縉？……是羽瑄啊。……抱歉，居然連我都這樣，真是被妳媽傳染了。</p> <p>爸爸：我事情已經辦好了，他們大概最近就</p>

女：...爸爸趕快回來嘛！不然菜要冷了啦！

好餓叻！.....嘎？你還是要加班嗎？到幾點？我們等你.....嗯。不可以忘記喔！

（女掛上電話，垂頭喪氣地走到廚房）

女：爸爸說他要加班，叫我們先吃。

媽媽：真的啊？.....那，我們先吃嗎？

妹妹：.....我想等爸爸回來一起吃。

媽媽：爸爸回來說不定很晚了，我們先吃好不好？蛋糕和生日快樂歌再等爸爸回來一起唱。

女、妹妹：喔.....

（P1 燈區漸暗一半，三人陸續離開）

會來接人了。對，他們說很快.....妳媽還好嗎？還鬧嗎？.....吃藥睡著了？那就好.....好，我馬上回去。

爸爸：.....便當？...不用了.....我不吃，不用買我的了.....真的。嗯，我沒事，啞啞的...咳嗽吧？....好，就回去了。嗯，我會吃。拜。

（爸爸掛上電話，收電話，看見支票，發呆，P3 燈區漸暗一半。）

（爸爸走出 P3 燈區，P3 燈區暗，爸爸到 P1 燈區前，掏鑰匙，這時他是 35 歲的爸爸，因為生意不順，蛋糕也買不到，十分心煩。P1 燈區亮）

（女、妹妹衝出，亂吵成一團，「爸爸回來了！蛋糕！好慢喔！媽媽，爸爸回來了！禮物呢？？」之類的，媽媽在後面跟出來）

妹妹：沒有蛋糕嗎？

女：禮物呢？

妹妹：我要的娃娃呢？小貓娃娃？

媽媽：乖，好乖，你們先去睡覺，爸爸累了，不要吵他好嗎？生日我們改天過，  
出去好好吃一頓好不好？

妹妹：可是爸爸都不守約定！

媽媽：下次嘛！好不好？下次一定會好好補償妳們，先去睡了喔……

（媽媽把兩個小孩半推半哄的送下舞台後折回）

媽媽：……下次怕忘記可以讓我去買啊？小孩們期待了那麼久……

爸爸：我沒有忘！……我跑了好幾家麵包店，都沒有找到她們喜歡的什麼……冰淇淋蛋糕，再跑到百貨公司的時候時間已經太晚了，我忘了非假日百貨公司會提早關，我以爲是十點……

媽媽：好啦，沒忘就好。我會再跟小朋友說，她們等你等好久。外套脫下來嗎？  
裡面一身汗吧！

爸爸：（脫外套，遞給媽媽，坐下）好累。

媽媽：今天和客戶談得怎樣？

爸爸：不好。

媽媽：還是不行嗎？怎麼…

爸爸：別說了，好嗎？……我想靜一靜。

（媽媽下場，女上場，手裡拿著畫）

爸爸：……王八蛋……

（女上場，搗住爸爸的眼）

女：爸爸，你猜我是誰？

爸爸：不要玩了，好不好？爸爸好累了。

女：猜嘛！猜對了給你看一個東西！

爸爸：不要玩了。



女：一下子嘛！

爸爸：（不耐煩地揮開，畫被打飛）去睡覺！

（女倒退兩步，哭起來）

（燈暗）

（儀器嗶嗶聲急促一陣，沒聲音了）

（N 區燈亮）

小助理：就醬子？

小助手：她日記裡也只有寫這些，有些是後面幾天的補充，當時她很傷心。

心理醫生：我才傷心呢.....又沒有反應了啦！

小助手：唉，還是不行。

心理醫生：我去比對一下數據。資料夾呢？

小助手：在.....樓上。

心理醫生：好，那我上去一下。

（心理醫生出門）

（以下段落小助手繼續進行工作，女獨自坐在 P1 區，微弱的光線照著她。她雙手抱膝，將頭埋在膝中。有時嗶嗶聲漸大，光漸進，女會起反應，抬頭、看、起身、微笑等，但都是一陣子就恢復原先的姿勢）

小助理：我不敢想像這些事.....把腦死的人叫回來？

小助手：是啊.....我一開始也以爲醫生他又發神經了。

小助理：我突然...想起來...我們手術的時候沒有麻醉耶！十幾個小時的手術...好幾次.....她.....會痛嗎？

小助手：不知道.....希望不會.....這個實驗真的很奇怪呢，非得用「人」做材料的感覺.....我們從她家拿走資料的時候，她的家裡只有她爸爸在，他只說了一句話：「把這些通通拿走。」資料好多，我和醫生運了整整一天.....我沒有想到回憶.....或是一個人的存在這麼多、這麼重.....（突兀跳出地）  
搬得我手好痛～～唉～～

小助理：都在這 26 個箱子裡了嗎？

小助手：其實比這個還要多好幾倍，其他的我們都拍起來存檔而已，很多東西根本帶不走。……她的每一本日記我都看過了喔，爲了去多拍一些照片的關係……有些很多回憶的地方是不會去拍照的不是嗎？

小助理：真的嗎？

小助手：像是廚房之類的，一般人就不會沒事去那裡拍照吧？

小助理：說得也是。

小助手：她的每一本日記都有上鎖，我一本一本的把它撬開來。一開始好有罪惡感喔！覺得我在侵犯人家的隱私權，可是全部看完以後，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樣…她雖然比我們大，但是當植物人的時候沒有記憶吧？所以如果算起來，她和我一樣是 26 歲喔！一個同年齡的、知道她所有秘密的好朋友…單方面這樣想像很好笑吧？

小助理：不會呀，妳很好相處，如果她醒來，妳一定可以和她作朋友的。

小助手：好相處……嗎？說不定她會討厭我吧？被根本不認識的人這樣擺佈，一點隱私權都沒有……換成是我一定會瘋掉的。……學長……

小助理：啊？

小助手：你覺得她醒來好，還是一直睡下去好？

小助理：我不知道……

（兩人沈默）

小助手：學長……你之前說，那個初戀的女生現在怎麼了？那個有辮子的班長？

小助理：妳怎麼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記得啊？爲什麼要問她？

小助手：唉呦！好奇嘛！

小助理：喔。她結婚啦，懷孕、發胖，人也變得……總之，一個幻想破滅。

小助手：喔。……（安心）呵呵。

小助理：妳笑什麼？

小助手：……學長是外貌協會的。

小助理：哪有？

小助手：就有。……我都知道。

小助理：對了，心理醫生有看過她的臉了嗎？

小助手：整型後的嗎？有啊！

小助理：然後呢？他有沒有說什麼？

小助手：沒有，他說他只關心腦殼裡的東西，外面長怎樣一點都不重要。

小助理：我還以為他也……

小助手：也什麼？

小助理：沒什麼，什麼「漂流的小舟」啊，「回憶之洋」……還有那個…「月光  
織起的蛛絲」，哇賽。

小助手：人家醫生才不像你，看到美女就亂用形容詞。

小助理：我哪有？

小助手：就有。

小助理：他比較奇怪好不好！

小助手：他那是「藝術家的氣質」！

小助理：那是他自己說的！

小助手：拉拉拉拉拉～聽不到～

小助理：喂！

（吵鬧聲中燈漸暗）

（小助理、小助手退場）

### 第三場 記憶之線二 - 十四歲的學生小貓（賣女二）

（有一些箱子依順序被打開了，東西四處散置，舞台上越來越多東西。）

（燈亮時，心理醫生在場上，一張張地輸入照片，女獨自坐在左邊舞台，雙手抱膝，將頭埋在膝中。有時嘩嘩聲漸大，光漸進，女會起反應，抬頭、看、起身、微笑等，但都是一陣子就恢復原先的姿勢）

小助手：有反應嗎？

心理醫生：沒有……什麼都沒有。

小助手：（瞄一眼）十四歲？已經超過一半了，進度好快。

心理醫生：是啊，又希望快些，又覺得害怕……要是資料全部用光了她還沒醒來怎麼辦？

（小助手笑笑，把咖啡送到心理醫生面前）

小助手：喝一點。……要我接手嗎？

心理醫生：要不是不知道她的狀況何時會惡化，也不用這麼趕。

小助手：是啊，上次不知道怎麼了，儀器一陣亂叫，嚇死了。

心理醫生：小助理不是說經常有不規律的波動干擾嗎？不知道是什麼？

小助手：嘻，說不定是那個送瓦斯的。

心理醫生：哼，反正你們都不相信我。到時候你們要是也看到，就不要怪我笑你們。

（小助手笑著，打開十四歲的日記，翻著）

小助手：我記得我有一些地方有放書籤……在哪兒呢？

（小助理走入，打著呵欠）

小助理：有什麼動靜嗎？

小助手：沒有……學長辛苦了。

心理醫生：為什麼只說他辛苦？

小助手：因為他守夜，還幫了我們的忙不是嗎？

心理醫生：妳偏心喔！

小助手：哪有！……討厭啦！

小助理：……不會辛苦啊，陪著她，又可以瞭解她，挺好的。

心理醫生：小助理。

小助理：啊？

心理醫生：你沒跟上我們的話題。

小助理：真的嗎？你們剛剛講到哪？

小助手：沒必要知道啦！我、我找到書籤的位置了，我們趕快試試看！

（將夾在日記裡的照片拿給心理醫生，心理醫生摸摸小助手的頭，小助手嘟著嘴閃開）

（螢幕打出一張母貓和許多小貓的照片）

（儀器聲、P1 燈亮）

（女站起，快樂地尋找小貓，此時十四歲。小助手持續唸著日記的選段，女、妹妹配合著動作）

N 區（現在）	P1（十四歲）	P2（賣女後約一週）
<p>小助手：</p> <p>11/10 家裡的母貓妮妮生了一窩小貓，好可愛。</p> <p>12/30 每天最開心就是回家跟貓玩，最近妮妮總算比較肯讓我們看小貓了，之前一直神經兮兮地叨著小貓到處跑。</p> <p>12/18 有兩隻小貓長得一模一樣耶，我們也分不大出來，就在她們脖子上掛鈴鐺，金色鈴鐺是我的、銀色鈴鐺是妹妹的，通通都長一</p>	<p>（妹妹入，一起玩貓）</p>	<p>（媽媽恍神入 P2，緩慢地走動、呆立）</p> <p>媽媽：我分得出來她們兩個，從她們一生出來就可以。……我可以。胖一點的</p>

<p>樣的感覺真好玩。</p> <p>12/30 爸爸說家裡的貓太多了要送走，小貓只能留一隻，要留誰的呢？我和妹妹吵架了。媽媽說等到爸爸心情好些再去求一次。</p> <p>1/3 爸爸不同意，斷奶、還沒斷奶的小貓都陸續被送走，好難過；最後只剩下孿生的小貓，可是說好和妹妹一人一隻的，怎麼辦？</p> <p>1/12 爸爸騙人！說兩隻都會留下來的，趁我們上課時把一隻送走了！.....</p>	<p>（女、妹妹用眼神看著小貓被大人抱走的方向，左上、右上、後、前，動作漸快，笑容和身體動作漸收，最後兩人都是抱膝埋頭姿勢）</p> <p>（女伸手，似乎有人將她拉起，她沒有表情地起身，離</p>	<p>是羽縉、哭得大聲的是羽瑄，吸奶比較急、打嗝比較多的也是羽瑄，.....羽縉的眼睛比較細，笑的時候會摀住嘴，她喜歡一個人寫字畫圖。</p> <p>媽媽：有一陣子羽縉的口頭禪是「真的喔」，羽瑄是「不蓋妳！」還有什麼？我分得出來。就算她們穿一樣的衣服。我分得出來。</p> <p>媽媽在「陸續被送走」之後就越走越快，聲音逐漸不穩定地越來越大聲：小時候的羽瑄什麼事都喜歡跟羽縉比，可是，不要把她帶走、不要把她送走，我我我不聽、我不要.....我不管！我可以.....我不累，我沒有、我沒有.....不要把她送走.....</p>
---	--	---

<p>剩下來的一隻是誰的小貓？</p> <p>脖子上的鈴鐺掉了，認不出來了。</p> <p>1/13 爸爸不肯把小貓要回來，他說把她送走比較好，她會得到比較好的照顧.....騙人.....騙人... 大騙子，我最討厭爸爸了！...我一直哭、妹妹一直哭、貓媽媽也一直哭...牠一直在屋子裡叫小貓、找小貓，連飯都不肯吃...牠想牠的小貓.....</p>	<p>去)</p>	<p>(媽媽急止步，原地沈默，喘著氣)</p> <p>(媽媽台詞與小助手台詞重疊：.....羽縉、羽縉？羽縉呢？羽縉！羽縉！（聲音惶急欲哭）不要把她送走，她到哪兒去了？羽縉！羽縉呢？(爸爸入 P2，緊張地抱住媽媽，媽媽數次掙脫又被抱住)羽縉到哪裡去了啊？羽縉呢？.....我知道你想做什麼，你不可以把她、送走，你不要把她藏起來！她要剪頭髮了！也該洗臉了！還有按摩.....翻身...羽縉！羽縉！羽縉.....我不累，你不可以把她送走、不可以送走.....你為什麼要把她們拆散啊.....)</p>
---	-----------	--

(台詞應該是小助手會先講完，講完後 N 區燈漸暗，媽媽講完後 P2 漸暗，場上十分安靜。女從右走入 P3 區，P3 漸亮，女脖子上有一個褪色的鈴鐺，女

解下來搖著，發出鈴鈴聲，漸慢停止，最後 P3 和 P1 一起漸暗，所有人退場)

(儀器空洞的嗶嗶聲漸進)

#### 第四場 觀察期二 – 吃醋 記憶植入前

(東西又變得更多更亂了，空箱子被亂丟或堆起)

(小助理入，看著床艙發呆，想打開，但決定不打開，開始對她「說話」)

小助理：不知道妳究竟會不會醒過來.....因為一直處理妳的回憶的關係嗎？現在妳對我來說.....好真實。.....八年前妳和我看過同一部電影，我都忘了，看到妳的日記我才想起來.....妳高中的畢業旅行和我去的是同一個地方，只是我去的那次遇到颱風，真是超慘的，我們還都有買它的紀念 T 恤，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版本？還有，妳念的大學，就在我外婆家附近，妳喜歡吃的那一攤鹹酥雞，我每次回外婆家也會買來吃.....唉，我沒法子形容，講來講去好像都是一些笨話，但是我之前想不到這些事，知不知道這些事也和我沒有一點關係.....我是說，我們都念大學啊，也會去看電影，這有什麼不同？可是現在，不知道，我覺得我跟妳，好像認識很久一樣.....我們都很喜歡喝咖啡.....我告訴妳，我上次和同事一起去一家店，咖啡很不錯，我找好久，我想比妳去的那一家要好，我下次應該要帶回來.....

小助手：(之前在門邊偷偷聽了很久，忍不住了) 學長！！

小助理：(有些尷尬) 妳來啦？

小助手：你剛剛一個人在碎碎念什麼？

小助理：和她.....聊天.....和妳一樣啊，和她.....交朋友。

小助手：.....都是單方面的啦！.....她又不認識你。



小助理：對呀，可是我真的覺得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耶！現在看著她的臉，我可以想像很多事情。然後.....她要是醒來.....

小助手：醒來？醒來還不是不認識你！（生氣地亂整理東西）.....醒來好嗎？發現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身邊，臉和身體也不是自己原來的樣子.....

小助理：妳在生氣什麼？嫉妒人家長得美喔？

小助手：.....對啦！

（小助手繼續收拾東西，弄出很大的聲音，小助理繼續發呆，露出曖昧的笑容，還有嘿嘿的笑聲，小助手停下手上的動作）

小助手：你在想什麼啊？那樣笑好像變態一樣。

小助理：我想到一句台詞：「妳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但是妳的未來一定有我」。

小助手：.....學長。

小助理：怎樣？

小助手：你日記看到幾歲了？

小助理：20 吧？

小助手：那請你繼續往下看，她已經有「論及婚嫁」的男・朋・友了。

小助理：不會吧？

小助手：騙你幹嘛？

小助理：幾歲的時候？

小助手：自己找啊！.....拉拉拉，學長失戀了～好可憐唷！

小助理：喂！....喂！

小助手：（摀著耳朵，報復性的亂唱一通）拉拉拉，失戀、失戀、失戀、失戀～  
可憐的學長好傷心～

小助理：不要.....（把她手拔開）妳不要再亂鬧了好不好！

小助手：（停止唱歌，看著他）我不是真的喜歡喝咖啡，那家店我不會再去了。

（小助手走出門，臨走時回頭又看了小助理一眼，小助理顯然還是不懂。小助手失望走開）

(沈默)

小助理：搞不懂.....到底是什麼啊？.....爲什麼妳跑去交男朋友了呢？

(沈默)

小助理：我也想早點認識妳呀！

(沈默)

小助理：真的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嗎？

(沈默)

小助理：說不定.....我們以前有見過。.....我試試看。

(將自己的身份證放入掃描，螢幕放出)

小助理：對不起，我身上只有這張照片。

(沒有任何反應)

小助理：再試一次。.....說不定多次一點妳就會記得我。

(小助理不停地重複輸入著，螢幕上出現增殖的影像，怪可怕的.....小助理逐漸灰心了)

小助理：.....去吃飯吧.....等一下我再回來看妳。

(小助理離開後不久，腰酸背痛的偵探爬出)

偵探：唉唷，我的腰唉唷唷唷唷.....我身爲偵探，當然要待在第一現場，不能離開，但是這些人爲什麼這麼喜歡留在這裡啊？尤其是那個小助理，沒事就泡在唉唷，這裡幹嘛，心懷不軌。妳放心，有我保護妳，他絕對沒辦法.....唉...亂來。可惡.....害我連唉唷...出來...唉的機會都很少。.....唉唷、唉唷。

(手機鈴聲)

(儀器混亂)

偵探：(偵探邊接電話邊到桌上隨意翻著，也把掃描器打開)看，一開機就打來。.....喂，對，是，我是偵探，正好要找你們哩，對、當然、早就找到了.....因爲要確認哪？.....床底下要出來很難耶。.....床底.....沒辦法解

釋啦！...阿看！（手滑，照片跌落桌上、掃描器及地上）好了，我趕快跟你們說地址，你們高興哪時來就來。（低聲說地址）好.....不要再打來了。

（掛上電話，側耳）好像有誰...糟糕！（急忙收拾殘局，把掃描器蓋起，遺漏了裡面夾的照片）不公平啦！我什麼都還來不及做！！

（偵探胡亂收拾後鑽入床下）

## 第五場 混淆的記憶之線三：植入/戀愛與背叛

（小助理上，嘀嘀咕咕地抱怨）

小助理：奇怪了.....爲什麼沒有反應呢...真的沒有見過面不行嗎...？（走到工作桌邊，沒有注意到資料已經被亂動過，小助理直接按下掃描鍵，螢幕出現在草嶺古道拍的女的相片）

（P1 燈亮起，女在 P1 原本維持抱腿坐著的姿勢，燈亮時，女像是被電擊般突然站起。女走到 P2 區域）

女：.....草嶺古道？！.....我是和誰一起去的呢？...我想想.....有這個人嗎？

（儀器嗶嗶聲）

小助理：咦？十九.....二十一.....三十三！有反應了！（大樂，打開掃描器察看）  
噯？這張照片什麼時候混進去的？（思考）該不會.....（靈機一動，起身到幾個箱子內拿照片放進掃描器內，陸續地掃描，螢幕出現一張一張的照片，大頭照疊在每一張照片上，小助理一邊唸出有反應的數值）二十五.....  
這張沒反應，再換一張，嗯.....有，有，沒有，沒有，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小助理在唸的同時，女有時會做出走動或思考的樣子但疑惑居多，有時則完全沒反應）

女：我好像常常見到一個人.....但是我只有他這裡到這裡的印象（比大頭照的範

圍).....他是誰?我國中、大學、高中、小學、.....家裡、房間裡、百貨公司、阿里山.....我到哪裡都見到他?他是誰?...我.....好.....好可怕.....

小助理:(急躁)怎麼都沒有?對了,男朋友.....男朋友,就從男朋友開始好了!

(他急急在資料袋中翻找照片與日記)這個,這個,還有這些(拿出一些資料,放在桌上,又拿起一張男朋友的照片放進掃描器中)。

(儀器嗶嗶聲又響起)

小助理:(轉頭看了一下床艙)什麼?五十五?還在上升,.....六十一!

(女的未婚夫進入 P2 區)

女:你來啦.....

未婚夫:等很久了吧?

女:不,不會,我喜歡在這裡等你。

未婚夫:那我們今天去陽明山看夜景好不好?

女:(開心地點頭)嗯。去那裡都好,我喜歡跟你一起到處走走。

(未婚夫牽起女的手,女害羞地低下頭。隔一會兒,未婚夫不太自然地摟住女的腰,好像是第一次這樣做。女把頭輕輕靠在未婚夫肩上)

小助理:什麼嘛!笑得一副呆樣,還摟她的腰!

(小助理將掃描器打開,把裡面的照片拿出來)

(P2 燈漸暗,未婚夫下場)

小助理:不要這張,換一張(在桌上翻找著),等一等,有了!(把身份證上面的照片撕下來)嘿嘿!(把自己的大頭照黏在剛才那張照片的未婚夫臉上)好了!(把改造的照片放進掃描器裡)

(儀器發出嗶嗶聲)

(P2 區燈漸亮,女在場上,小助理繞過舞台後方,從 P2 區的左側以一種「鑽進來」的方式進入。N 區燈同時漸暗,以下女的對話同上,但多了一種「是這樣嗎?怪怪的.....」的感覺)

女：你來啦……

小助理：等很久了吧？

女：不，不會，我喜歡在這裡等你。

小助理：那我們今天去陽明山看夜景好不好？

女：（開心地點頭）嗯。去那裡都好，我喜歡跟你一起到處走走。

（小助理牽起女的手，女害羞地低下頭。隔一會兒，小助理不太自然地摟住女的腰，好像是第一次這樣做。女把頭輕輕靠在小助理肩上，小助理傻笑得比未婚夫更像個呆子）

（P2 區燈暗，小助理回到 N 區。N 區燈亮。小助理拿起日記本翻閱著）

小助理：男友……未婚夫……已經變成未婚夫了嗎？不會吧？……居然要和那個傢伙結婚！

（日記本裡掉下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女和未婚夫以及女的妹妹三人出遊的合照）

小助理：哪一個才是你？左邊這個嗎？你穿的這件外套我好像在別張照片裡有看過……（拿起剪刀）把你剪掉，才不要讓他抱著你！（小助理把女的部分剪下來，把剩下的部分放進掃描器裡）

（儀器發出嗶嗶聲）

（P3 燈區亮，未婚夫跟妹妹靠得很近，兩人笑著，低聲說話。女從 P2 進 P3。

未婚夫和妹妹舉動不是很自然，但是女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

女：怎麼啦？在笑什麼？

未婚夫：（和妹妹一起笑著說）沒什麼，沒什麼。

（P3 燈暗，未婚夫和妹妹移動到 P1 區，P1 區燈亮）

妹妹：你覺得我跟姊姊有哪裡不一樣？

未婚夫：呃，這個……都很漂亮啊。

妹妹：我知道我長得很普通。

未婚夫：可是你跟你姊姊的感覺不太一樣。

妹妹：真的嗎？你分得出來嗎？（未婚夫點頭）……除了媽媽之外，你是第一個  
這樣說的人呢！

（女從 P3 區走到 P1）

女：你們還真談得來，不睡嗎？

妹妹：沒關係，你先去睡吧。

女：（停頓，不大自然地）好，那我……去睡了，你們也趕快睡，明天……明天  
不是還要爬山嗎？

妹妹：噯唷，姐，知道了啦，你先去睡嘛！

（女離開，P3 燈暗）

（P2 燈亮起，妹妹腳扭到，未婚夫扶著妹妹，女在一旁拿東西）

妹妹：對不起，本來你們兩個人可以開開心心去玩的，要不是我硬要跟，現在還  
扭到腳……

（女其實心裡不高興，正想說話時，未婚夫比她先開口）

未婚夫：沒關係，三個人也很好玩啊！

女：那……那個就不能去看了對不對？

未婚夫：古蹟下次再看也可以，羽瑄的腳這樣子最好不要再走了。

女：（賭氣）可是我想去看，好不容易才來的……

未婚夫：那……你要去就去吧。

女：你不跟我一起去嗎？

未婚夫：羽瑄她要人照顧吧？你要去就去，我們在這裡等你。

（女生氣地離開）

未婚夫：（對妹妹）你還可以走一下嗎？我們去前面那邊的石頭上坐著，這樣會  
比較舒服。

妹妹：好。

（未婚夫兩手扶著羽瑄的腰幫她站起來，但是站好後，未婚夫的手並沒有離開妹  
妹的腰。兩人對望。一會兒，妹妹避開眼神，沒有說話，但是也沒有離開摟著

的手。燈暗)

(P3 燈亮，未婚夫和妹妹出現在 P3。妹妹在哭泣)

妹妹：我想先認識你.....比姊姊早一天也好.....

(未婚夫慢慢伸手抱住妹妹，妹妹沒有掙開。漸漸，兩人擁抱。P2 燈漸亮，女在 P2 看著他們。妹妹和未婚夫下場，P3 燈暗，女追進已暗的 P3，離開 P2 後 P2 燈暗，女追到 P3 一半處不知所措地停下來、左右張望著。)

(妹妹聲音進，由各個方向響起)

(妹妹：我想先認識你.....先認識你.....只要比姊姊早一天.....我想先認識你.....早一天好嗎？....早一天...認識你.....一天.....)

(女一開始有抵抗、搗耳、逃離的動作，但一段時間後慢慢靜止，將搗著的手放下，呆立，最後慢慢地回復到縮成一團的姿勢。)

(以下一段到本場結束，括弧內的「對話」除了女是 P3 的女自己現場講（不處理）之外，其他的都是經音效處理過的人聲（EX：忽大忽小、有雜音、有回音、聽起來在很遠的地方、好像被蒙住.....），以聽得懂字句為原則穿插在 P2 對話中，音量逐漸加大。)

(心跳、嗶嗶聲、嘶嘶聲、嘟嘟聲等漸入，也有一些生活噪音奇異的重複出現，EX：電話、水龍頭洗東西、建築工地的鑽地、敲打聲、汽車喇叭、似收訊不清的廣播的音樂、嬰兒哭聲或笑聲等等熟悉的聲音)，混成一種聽不清楚、不規則但令人不快的背景，還有一種有壓迫感的隆隆聲，一開始是聽不到的，越來越大聲，最後會淹沒掉所有的聲音。（當然，這些背景混音也會在說到某些句子時忽然完全消失。)

(女的動作從慢到快，焦慮感漸重，反應/反抗這些聲音，蹲身搗耳、起身旋轉、突然急轉方向的奔跑之類的主題動作可以重複出現)

(燈光除 P2 外，其餘區塊不定的明滅)

(螢幕從規律速度的照片逐漸混亂，雜訊、影片穿插其中，人體的部位或不相干

的生活畫面、映在門把上老醫生透過魚缸變形的臉、跑不到盡頭的隧道、增殖的圖形等。一片黑暗中晃動的光點會重複出現，擴大或縮小)

(女：好黑，這裡是哪裡？)

(妹妹入 P2，P2 燈漸亮，她是 32 歲的妹妹，疲累的放下包包，媽媽跟入)

媽媽：羽縉，妳回來了嗎？

(妹妹：是躲貓貓。你躲到哪裡去了？)

妹妹：我是羽瑄，媽，妳又弄錯了。

(女：瑄？)

(媽媽：不要鬧脾氣了，趕快出來。)

媽媽：(重複妹妹的話) 羽瑄，羽瑄..... (停頓) 妳要不要來躺著？

(女：媽？)

(妹妹：妳在哪裡？再不出來我就不理妳囉？)

(女：我不知道我在哪裡啊！)

妹妹：不要。

媽媽：來躺著，我幫妳擦擦。

妹妹：媽！我不是姊姊。

媽媽：來、來嘛！(媽媽溫柔地拉著，妹妹想發脾氣，但實在沒辦法發脾氣，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媽媽開心地小小步跑著，拿了臉盆和毛巾回來，溫柔而細心地擦著臉、脖子還有手)

(媽媽：那妳分得出兩隻小貓嗎？)

(女：什麼？)

媽媽：小縉好乖，擦乾淨喔！

(妹妹：晚上只有小貓看得見回家的路哦！)

(女：可是，其中一隻被爸爸送走了.....)

(妹妹：那麼，家裡只能有一隻小貓。)

妹妹：(一臉寂寞地讓媽媽擦著) 媽.....妳有好久沒有好好看著我了.....我消失



了嗎？妳心裡的我到哪裡去了？妳到底在看誰？

（媽媽心滿意足地擦著，彷彿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媽媽：回答我！鈴鐺是什麼顏色？）

（女：我記不得。）

媽媽：來，躺下來，媽媽幫妳按摩喔！

（妹妹：提示！！是金色呢還是銀色呢？）

（妹妹沒有說話，起身尋找椅子，拼成一張可以躺的長椅，躺上後媽媽開始按摩，  
妹妹看了一會兒，閉上眼，手摀著臉無聲地哭）

（女：我想不起來.....鈴鐺.....已經褪色了。）

（爸爸上，看到按摩的情形，失神的看了一會兒，媽媽發現他）

媽媽：你來啦？

爸爸：對。

媽媽：那，幫我翻個身，小緞好像最近有起色，變重了，我翻不動。

（爸爸答應了一聲但沒有動）

妹妹：（急忙把眼淚擦掉）爸。

爸爸：唔。

（爸爸：妳會不會怪我？）

（女：爸？是你嗎？）

（妹妹：你丟了小貓，還害母貓哭。）

（女：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媽媽：來幫我一把。.....（在「床頭」處摸索）這些護士越來越懶，怎麼叫都沒  
人來.....難道躺在這裡的就不用照顧嗎？

（媽媽開始翻身，爸爸走向前欲幫忙）

妹妹：爸！

爸爸：順著妳媽吧。

妹妹：還要順到什麼時候？

爸爸：快了。

（妹妹：真的嗎??）

媽媽：來，扶著這裡，我順便調一下墊子.....翻了喔。

（爸爸伸手扶著，妹妹不讓他使力）

妹妹：你老是這樣說！已經兩個月了！

爸爸：（別過頭）不是比較安靜了嗎？

（媽媽：小貓不知道自己被丟掉了呢。好可憐的沒有睜開眼睛的小貓）

（女：我不懂！小貓不是斷奶了嗎？有別的小貓嗎？）

媽媽：幫我、幫我翻.....

（輪流搬弄著妹妹的手腳，但妹妹一直把翻過的地方翻回原位）

妹妹：可是她已經完全不知道我是誰了.....一樣的臉，她只看得到姊姊！二個月前就算鬧到要綁在床上打鎮靜劑也不會這樣分不出來，爸，我好怕！我不覺得這只是在玩扮家家.....

爸爸：小聲一點，不要刺激你媽媽.....他已經給我一個新的地址了，我明天就去看。快翻過來吧。

妹妹：可是真的不能這樣下去了！上次、上上次都落空了不是嗎？我們是不是應該換一個偵探？他看起來真的很不可靠！

媽媽：（向爸爸）你在跟誰說話？

爸爸：沒什麼，來，快翻過來。

（妹妹翻身）

媽媽：還是你力氣比較大。（滿足地開始按摩）

（沈默，媽媽輕輕哼著搖籃曲）

爸爸：小瑄，辛苦你了.....我知道妳不好受。

妹妹：（搖頭）當初把姊姊送走，以為活著的人就可以好好過了.....沒想到把姊姊送走，媽媽反而變成這樣。

爸爸：我們做錯了？

妹妹：我不知道.....可是一直等下去真的有用嗎？一直等，三年？五年？還是另一個七年？家裡的經濟被拖垮，媽媽的身體也撐不下去，我書也不唸了去工作，和嘉宏...和嘉宏也不能在一起.....這些事情再拖下去會解決嗎？

媽媽：嘉宏？他是不是好久沒來了呢？下次要他來看妳。

（沈默，媽媽重新哼起歌）

（妹妹：因為迷路的小貓不回家，所以家裡的小貓咬走了毛線球。）

爸爸：我一直忘了問，妳和嘉宏什麼時候在一起的？

（妹妹、未婚夫聲音進，P3 區燈微弱地亮，女抬頭，聲音結束的時候又把頭埋回去、燈暗）

（妹妹：你對我有什麼感覺？）

（未婚夫：我覺得.....和妳在一起，我好像真的在談戀愛。）

（妹妹：那姊姊呢？）

（未婚夫：淡淡的，很像家人，.....和妳真的很不一樣。.....那我呢？）

（妹妹：記得嗎？我們三個人去玩、我扭傷腳的那一次，我因為這句話愛上你。）

（未婚夫：羽縉會怎麼說呢？）

（妹妹：你會跟她結婚嗎？）

（未婚夫：.....這件事我會找時間跟她說。妳不要擔心。）

妹妹：你看到的那個時候.....那時候交往...還沒有太久。

爸爸：三年前嗎？

（妹妹沒說話）

（妹妹：毛線球安慰家裡的小貓，毛線球是好毛線球。）

爸爸：要他有空還是來家裡坐坐，不要有壓力。

（媽媽：家裡的小貓，爪子鉤住毛線怎麼辦？）

妹妹：.....姐剛變植物人的時候他很傷心。

（妹妹：我知道！就・會・咕嚕咕嚕。）

爸爸：是啊。

（妹妹：咕嚕咕嚕。）

妹妹：我沒想到他會那麼難過……，我以為他不會的。

（妹妹：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

爸爸：嘉宏是一個很重感情的孩子。

妹妹：他只是一個膽小鬼！（小聲）……丟下我……只有我是背叛者嗎？

（妹妹：滾到只剩下一根小線頭！）

爸爸：妳說什麼？

（妹妹不答）

爸爸：……叫他來家裡坐……你們鬧彊扭了嗎？

（妹妹、未婚夫聲音進，P3 區燈微弱地亮，女抬頭，聲音結束的時候又把頭埋回去、燈暗）

（妹妹：我有點害怕。）

（未婚夫：怎麼了？）

（妹妹：姐也愛你吧？…你們在一起兩年…）

（未婚夫：……嗯。）

（妹妹：……她的感覺呢？我之前……我覺得好對不起她…）

（未婚夫：小瑄，冷靜。是「我們」。對不起她的是「我們」……我會找時間跟她好好說清楚。……幸好我和小縉還沒談到關於未來的事。我會跟她談的。）

（妹妹：我找不到妳，我累了。）

妹妹：……叫媽停下來。我晚上還有事。

（媽媽：我也累了……）

爸爸：……噯……我來換班吧？（碰觸媽媽肩膀）去休息一下，妳按好久了。

媽媽：我不累。

（爸爸：不要再打啞謎了。）

爸爸：妳今天吃了嗎？那個…「維他命」？

（妹妹：你不說話嗎？）

（未婚夫：等我找到適當的……時機。）

媽媽：不知道放哪去了，我也沒管。別擔心，我今天精神很好，不用補啦！

（女：不要！！）

爸爸：妳還是要吃，醫生說要按時吃。吃了以後去睡一下，我累了再叫妳。

（妹妹：走了嗎？）

媽媽：我不要！我還可以！（用力按，持續不停，力氣越來越大）

（媽媽：走吧！……這裡太吵了。）

（女：不要走！等我！啊！）

（女抱住頭，儀器的反應跟著越發激烈，發出怪聲又冒煙，小助理已無法收拾狀況，嚷嚷著要打電話，衝去找心理醫生等人。）

妹妹：痛！好痛！

（女：等我啊……我的頭好痛！）

爸爸：阿惠！停下來！她是小瑄！不要這樣按！

（女：等我……救我……好黑……）

妹妹：好痛！（想掙脫、掙脫不開）媽！爸！

（女：別走！）

媽媽：你會趁我睡覺的時候把她帶走！你會趁我睡覺的時候把她帶走！你騙人！

騙人！

（爸爸：要走了……你不說些什麼嗎？）

（未婚夫：我會再找時間和他談的。）

（女：不要！）

（爸爸：那……走了。）

（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媽媽：小縉——（和女同時，亂嚷、用力嚎叫，但不是尖叫，是一種介於本嗓和假嗓之間的音頻，偶而間雜著破音，時長時短）

偵探：（衝出）啊現在是怎樣？這個東西壞了嗎？妳等一下，我把妳救出來，不要怕！（打不開床艙，掏出手槍，用槍柄打著）怎麼辦？……看！叫三小！！（偵探在叫嚷聲與機器最瘋狂時用槍將它打壞。槍響時女同時倒地，全場燈暗。）

（中場休息）

## 第六場 不·許·動

（實驗室的門打開，從門外透進來自走廊的光線，實驗室內仍然一片漆黑）

（心理醫生、小助手和小助理一起擠進實驗室裡）

小助手：你幹嘛把燈關掉啦？很黑耶！（摸電燈開關）咦？燈不會亮了？

心理醫生：停電了嗎？去找緊急電力開關，把開關打開。

小助手：儀器都停了！學長你剛剛到底在做什麼啊？

小助理：我？我沒有……我剛剛在輸入資料而已，我沒做什麼啊？……我沒有關掉它們，真的！

心理醫生：我的實驗！趕快讓它們恢復！我的實驗……（原地亂轉）

小助理：（跟著心理醫生亂轉）開關在哪裡？

小助手：噯唷！學長，你……算了！我去！（小助手急急下）

心理醫生：這樣我的實驗數據會不準的……

（實驗室外面的走廊傳來小助手撞倒東西的聲音，小助手：「對不起！……教授您回來了？」）

（老醫生出現在實驗室的門口，手裡提著公事包）

小助理：教授？

老醫生：你怎麼沒有來接我？不是叫你下午的時候過來嗎？

小助理：教授您不是在開會嗎？

老醫生：我中間不是撥了通電話給你，叫你提早來接我嗎？

小助理：……啊！

老醫生：（順手把公事包交給發呆的小助理）現在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不開燈？

小助理：教授，實驗室停電了。

老醫師：停電？

小助理：我剛剛在輸入資料，後來機器怪怪的，我跑去找人來幫忙，回來就變成這樣了。

心理醫生：我的實驗……

老醫生：你怎麼也在這裡？（向小助理）唉，不是叫你把實驗室顧好嗎？真是的……

（日光燈閃爍，電力恢復，部分儀器恢復運轉，開始發出嗶嗶或嘟嘟聲）

（床底下，偵探的手機響起，偵探大罵：「看」！由於聲音太大，因此老醫生、心理醫生、小助理三人同一時間一起看向床艙）

偵探：（從床下鑽出，拿著手機）林北！看！摔死你還叫！

小助理：你是誰啊？

心理醫生：他就是那個「送瓦斯」的……

偵探：（打斷）你看我這樣像送瓦斯的嗎？

小助理：送瓦斯的？

偵探：看！送瓦斯幹嘛躲在床底下？你馬拜託一下！我是「偵探」！偵探才躲在床底下！

心理醫生：偵探為什麼要躲在床底下？

偵探：我怎麼知道！（煩躁，拔槍指三人）不要動！對！把手舉起來！退後！（三人舉手，從床艙旁邊退到比較靠近工作桌的附近。小助手進來，偵探把槍指向她）還有妳！（小助手嚇得也把手舉起）全部不准動！（向老醫生）

你！去把那個的蓋子打開來！（以下幾句為台語）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是在搞啥，做什麼鬼實驗！我要將伊帶走！

老醫生：她不能離開這裡。

偵探：林北！我說要就是要！有大支的（晃一晃手上的槍）才可以說話！現在這裡我最大，叫你做就做！

老醫生：離開這裡沒有維生系統，她會死的。

偵探：啥？

心理醫生：而且我的實驗還沒做完……（被偵探拿槍指，不敢繼續說下去）

小助理：先讓我把機器重設！再這樣會有危險的！

（小助手緊張地抓住小助理，希望他不要再講話）

偵探：（上前一步）阿你們是在說什麼？（對小助手）誰叫你把手放下的！舉起來！

（小助手害怕地舉起手）

老醫生：一定要先把維生系統重新接起來。

偵探：囉哩巴唆！把蓋子打開！不然……（偵探的手機又響起來，儀器指針亂動）看！（用一隻手找手機）

小助理：你！就是你！你不知道醫院裡面不可以開手機嗎？之前機器出狀況一定都是因為你！你想害死她嗎？（被偵探拿槍指，想前進又忍住）

偵探：（接電話）你們在哪邊？什麼？警衛？不要鳥他！（繼續揮舞手上的槍）不許動！嘎？沒有，我已經找到了，對，對，就是這裡。好，再見！

小助理：把手機關掉！你這個混蛋！

小助手：學長！你不要再刺激他了！（小聲）他好像這裡（用舉起的手指指自己的頭）不太正常……

小助理：那叫你們家醫生把他帶走啊！

小助手：（有點生氣）他手上有槍啊！

老醫生：（向偵探）她是植物人，沒有機器她活不下去。



偵探：（不太相信，但又不確定地看了床艙一眼）哼！甘無影……

小助理：（發急）再不把機器接上去就完了！（往床艙走了一兩步）

偵探：不要動！（停頓。對心理醫生）你！我命令你去弄！

心理醫生：（驚嚇）我？我不會弄啊！

偵探：不會？林北！（有點生氣，捏槍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輕微抽搐）我……我命令你馬上給我會！

小助手：（大叫）你們再吵下去人就死掉了啦！

（眾人一片安靜）

偵探：（呆了兩秒，拿槍指小助手）那你去！

小助手：（往前走了幾步，回頭看了小助理一眼，神情有點悲傷，她勉強笑了一下，把眼神投向眾人）放心，我知道怎麼弄。（走到床艙邊，俐落地調整儀器，把沒開的儀器打開，機器再度發出嘩嘩唧唧的聲音，床艙的燈也恢復正常運作。她打開床艙，檢查了一下，關上床艙，接著蹲下身，檢查地上的線路。站起來，對到小助理投向床艙著急又熱切的眼神，她紅了眼眶，又笑了一下）好了，都接好了。

（老醫生、小助理暫時鬆了一口氣，心理醫生還是愁眉苦臉的。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實驗室裡的人互相對望，只有偵探在思考如何將女帶走，沒有理會門外的狀況）

（門外走廊上，媽媽：「真的在這邊嗎？」）

爸爸：（衝進實驗室）這裡！

媽媽：（緊跟著爸爸身後進來，四處張望）小縉！小縉在哪裡？

偵探：這裡啦！（暫時把持槍的手放下）

心理醫生：你們又是誰？

老醫生：是病人的家屬。

（未婚夫和妹妹牽著手，也進到實驗室裡）

小助理：咦？（認出進來的未婚夫就是照片裡常出現的人）……還有她的「男朋

友」。

（小助手看了小助理一眼）

老醫生：你們到這裡來做什麼？

爸爸：我來帶我的女兒回去。

老醫生：王先生，這跟我們說的不一樣，我們簽過契約了。

小助手：你們不是已經把她賣掉了嗎？連她的所有資料（看向女的母親）……爲什麼……

爸爸：（對老醫生拿出支票）這個還給你，請你把小縉還給我和我太太。

心理醫生：可是剛剛這個人（指偵探），說要把她帶走。

爸爸：他是我們請來的偵探，我們請他替我們調查小縉的下落。

心理醫生：可是……

老醫生：王先生，她不能離開維生系統，你知道的不是嗎？

媽媽：我要我的小縉！小縉，媽媽來帶你回家了！小縉！

爸爸：（對老醫生點點頭）是，但是，這個……我會想辦法的。

老醫生：當初不就是因爲她的醫療費用支付不起，才讓她到我這裡來的？

（妹妹上前扶著媽媽，媽媽抓住妹妹的手）

媽媽：小縉！（看了一下，搖頭）是小瑄啊。（溫和地）小瑄，你姊姊呢？

爸爸：（看了媽媽一眼）我們一定要把她帶回去，她媽媽……

偵探：（好像突然醒過來一樣）誰都不能把她帶走！她是我發現的！她是我的！

小助理：喂！你隨便闖進來，又亂打手機害機器壞掉，你差點把她害死你知道不知道？

偵探：再囉唆我就把你的頭打爆！（捏緊槍，但有些緊張與僵硬）林北！你們把她放在那個奇怪的東西裡面，又搞那麼多亂七八糟的管子在她身上，死人也被你們搞死啦！看！手給我舉好！（又把槍舉起來亂揮）

心理醫生：（被嚇得又舉起雙手）我說，你們……既然大家都要，我提議……乾脆用投票的，怎麼樣？

小助手：投票？醫生——，你不要亂出主意好不好？（對偵探）先生，你不要激動.....

小助理：（一直看著床艙，喃喃自語）帶她走.....你們都要帶她走.....那我呢.....我為什麼不能也.....

老醫生：王先生，你的女兒早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你.....

爸爸：（打斷）我知道，從她變成.....的那一刻起，就不是原來會說會笑的小縉了，但是.....她畢竟是我的女兒，我必須.....

老醫生：（打斷）王先生，王先生。你先聽我說完。她已經不是你女兒了，我才是有正當權力的人。

媽媽：（妹妹對她的安撫無效）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帶走小縉？小縉怎麼了？我要看她！

老醫生：打開來看吧！她是我的「作品」！你們看了就瞭解了。

妹妹：作品？你對我姊姊做了什麼？

老醫生：（對小助手）你帶他們去看吧。

偵探：（舉槍）幹嘛？你們不要隨便給我亂來！

小助手：先生，是她的爸媽想要看看她，又不是別人，你何必這樣呢？你就讓他們看一下，他們只是要看一看她而已，他們不會亂來的。

偵探：.....好。

（小助手帶著女的父母、妹妹和未婚夫到床艙的頭部旁邊，小助手看了四人一眼，將蓋子掀開。）

（如果此時四人的位置是面向觀眾，就各自做出表情：爸爸眼睛睜得很大，微蹙著眉頭。媽媽茫然地看著。妹妹一臉複雜。未婚夫嘴巴張開，人傻掉）

（如果此時四人的位置是背對觀眾，在蓋子掀開後，四人的動作反應為：爸爸轉頭看老醫生，媽媽不動，妹妹忍不住退後一步，未婚夫不動）

媽媽：這是誰？我不要被這個！我要看小縉！他們把小縉藏到哪裡去了？

爸爸：（對老醫生，有點說不出話來）這.....這是.....

老醫生：（點頭）沒錯。

妹妹：（難以置信地）這真的是姊姊？怎麼可能……（轉頭看未婚夫，發現他呆掉或張著嘴一直盯著女看）嘉宏，嘉宏？

未婚夫：（喃喃）好美……她好美……

妹妹：嘉宏……嘉宏！

未婚夫：啊？

老醫生：王先生，現在你懂了吧？她已經不是你的女兒了。她的所有權是我用七十萬跟你買來的。她的臉和身體我都為她動過手術，她不再是你們知道的那個人了。她是我「創造」的。這個作品是屬於我的。

爸爸：錢我可以還給你，都在這裡，我一毛都沒有用過……

媽媽：（撲上來）小縉呢？他們把小縉藏起來了對不對？對不對？你幫我把她找出來，我要我的小縉——

爸爸：（一邊抱住站得歪歪倒倒的媽媽）我是她爸爸，就算她動過手術，她也還是我的小孩……

未婚夫：（突然從呆立中恢復，轉過身加入談話）不！我跟她有婚約，我是她的未婚夫！只有我有權力把她帶走！

妹妹：嘉宏！你在做什麼！

未婚夫：我要娶你姊姊，我是她的……

妹妹：（憤怒）不是！不是姊姊！那根本就不是！（跑過去抓住未婚夫的手）嘉宏，不可能的，姊姊已經變成植物人了，她不可能是姊姊的！

未婚夫：不，她是。我愛她，羽瑄，我愛你姊姊，我要帶她回家……

（妹妹不可置信地看著未婚夫，又轉頭看著艙中的女）

小助理：（終於忍不住衝上前）你們都沒有資格！（指未婚夫）尤其是你！你這個王八蛋！你愛她？你居然敢說愛她？腳踏兩條船的爛人！混帳王八蛋！

未婚夫：（尷尬，看了妹妹一眼）這個人是誰啊？

小助理：她來到這裡以後，每天都是我在照顧她，我最清楚她需要什麼，我也最知道要怎麼照顧她，而且……我愛她，我只愛她一個人！你們一來就說要帶她走，又說愛她……愛她怎麼會把她賣給別人？說謊，全都在說謊！（衝到爸爸面前搶過支票，拿著支票的手不斷往爸爸身上推擠，硬要把支票塞進爸爸身上，支票皺成一團掉在地上。他轉向未婚夫）你算什麼狗屁未婚夫！她出事以後你有照顧過她嗎？還跟他妹妹搞在一起……那時候你怎麼不說你要帶她回家？怎麼不說你要娶她？現在你憑什麼說這些話？憑什麼？（氣得揪住未婚夫的衣領，勒著未婚夫，妹妹急忙上前想要分開兩人，小助手也跑過來拉扯，四人扭成一團）

偵探：（不耐）喂喂喂！幹嘛幹嘛！誰讓你們在那邊吵的？通通閃邊去啦！

未婚夫：（臉脹紅）把他拉開……我快不……不能……能呼吸……吸了……咳咳咳……

老醫生：不行。

爸爸：算我求求您……

偵探：（拿槍指眾人）不要給我動！

小助理：（狂吼）我才是那個最愛她的人！我才是那個唯一有權力照顧她的人！

小助手：學長！

妹妹：唉唷！

未婚夫：（喘氣）放……放開……

偵探：（槍指向天花板）通通給老子安靜啦！

（一聲槍響。聲音很大。眾人安靜）

## 第七場 混亂的記憶：清醒

（一片安靜中眾人聽見艙蓋敲了兩聲）

小助手：（嚇得抓住小助理）那是什麼？

（停頓，隔了一陣子又敲了一聲）

老醫生：不可能！

（又是一聲）

心理醫生：成功了嗎？（衝到床艙邊）

偵探：不要說話！不准過來！（拿槍指心理醫生，心理醫生不理會）

媽媽：小縉！小縉是你嗎？（衝到床艙邊）是媽媽啊！妳聽到嗎！

（敲了一聲）

心理醫生：降靈會不變的法則！敲一下是「Yes」，敲兩下是「No」……在裡面的靈魂啊！妳是王羽縉嗎？

（眾人等待，終於敲了一聲）

媽媽：小縉、小縉！是媽媽啊，認得嗎？

（敲了一聲）

媽媽：爲什麼妳不講話？

老醫生：因爲手術和插管的關係……我們沒想到她真的會醒過來。

心理醫生：你不相信我會成功嗎？

（老醫生看了他一眼）

心理醫生：這時候溝通就要靠有經驗的人，讓我……

未婚夫：現在事情好辦了，讓她自己說，她願意跟誰走就跟誰走。

偵探：（台語）小子！這裡輪不到你說話！……不過小姐，我勸妳好好考慮，我手上可是有槍。

未婚夫：使用暴力也是沒用的！除非你殺了我！

小助理：少在那裡假惺惺！你有資格說這種話嗎？你這個腳踏兩條船的王八蛋！

未婚夫：腳踏兩條船？我、我是……

妹妹：爲什麼你知道這件事？

小助理：因為她寫在日記裡.....哼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妹妹：姊姊妳早就知道了嗎？（衝向床艙）回答我！

（沒有回應）

媽媽：日記裡.....妳到底和嘉宏什麼時候在一起的？嘎？

未婚夫：你們偷看她的日記！

小助手：可是、那是因為需要輸入資料，不然叫不醒.....

心理醫生：這證明我的實驗成功！

偵探：成功個屁！人都差點給你們搞死！要不是我把機器打壞.....

老醫生：你怎麼可以把機器打壞！

媽媽：我要帶我的女兒回家！

小助理：你們經濟和醫藥都負擔不起的！

爸爸：那是因為你們把她搞成這樣！

小助理：這樣是哪樣？變成全世界最美麗的人有什麼不好？

媽媽：她都不像她自己了！有什麼好？

老醫生：總之，我才是擁有所有權的人！

爸爸：支票已經還你了！契約無效！

老醫生：你已經把女兒賣給我做實驗材料了，怎能反悔？

未婚夫：我是要和她結婚的人！她是我的！

小助理：我才是最愛她、最瞭解她的人！你算什麼？

未婚夫：我們曾經談戀愛、還差點就上床了！

小助理：那有什麼希罕？我連她的身體內部連細胞核連染色體都看過摸過了！

心理醫生：可是沒有我她醒不過來！

小助手：醫生！別一起瞎攪和！

心理醫生：可是實驗成功我不能讓她跑掉啊！

老醫生：我的實驗也還在觀察期啊！

媽媽：她是我生的我養的，我要把女兒帶回去！！

偵探：看！！！（再次朝天胡亂發射，眾人驚慌躲避）吵死了！沒有人能把她從  
我這裡帶走！誰再吵！我就打給他死！

（眾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面面相覷）

小助手：偵探先生。

偵探：什麼事？

小助手：……我想問她一個問題，很重要、拜託讓我問。

偵探：（想了幾秒）好，給你問。

小助手：羽縉……妳會不會痛？要不要上麻藥？

（眾人等待，最後傳來一個微弱的敲擊聲）

（燈暗）

## 第八場 混亂的記憶：睡去

（燈亮時大家多數的人坐在椅子、箱子、桌子上或靠在牆邊，沒有人在走動，燈  
暗）

（久久，燈亮）

（眾人緩慢地從靜止的狀態中恢復）

偵探：……啊現在是怎樣？

老醫生：（上前檢查）……她死了。

小助手：怎麼會死了呢？

爸爸：我們在作夢嗎？

妹妹：我夢到我……殺了姊姊。

媽媽：把她的維生系統拔掉了。

未婚夫：按下按鈕。



爸爸：把線剪斷。

小助理：調整成錯誤的數值。

小助手：注射有毒的藥劑。

心理醫生：導入錯誤的電流。

偵探：（退彈匣）把這裡面最後的用掉了。

（燈暗，床艙燈重新閃起）

（奇異的心跳呼吸儀器聲媽媽 IX 的音樂進）

（以上過程重複三次，房間裡的人們位置不一，動作是靜態、慢速、孤立的）

（第四次時人們將床艙團團圍住，將手放在上面）

（奇異的光線與音樂變大聲，持續一陣，終於逐漸變弱，至完全收掉）

（儀器刺耳的長嗶聲響起）

小助手：可是，怎麼會……怎麼可能……

媽媽：她很痛，很害怕，而且她不喜歡自己變成這樣子，所以，我就……

爸爸：真的是我的女兒嗎？我……（害怕又嫌惡的表情）那種「東西」。

未婚夫：她拒絕了我，這是她自己選擇的。

小助理：她好像很怕我……不知道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

妹妹：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姊姊、我……我們原本……到底是不是應該讓人  
分出來的呢……你如果醒來，我們以後又要怎麼辦？

小助手：如果沒有她的話，學長就會變回原來的樣子了……

偵探：其實我也不想這樣，阿不過要帶又帶不走，我又不想把她留在這裡……

心理醫生：也許……她不要醒來比較好吧？我是這樣想的。（對老醫生）對吧？

老醫生：但是我的實驗還是成功了。

（眾人在場上靜止不動）

（音樂進）

（燈暗）

—全劇終—